

芸生文

第一集

中國的外交病

引言

中國立國數千年，是世界上年齡最高的國家，而有外交却是最近代的事。中國峙立東亞大陸，在她周圍的都是文化低劣的民族，所以形成一種文化的孤立。在中國經史上的異族，都是嚮化征服的夷狄。在一種意義上，既不是對等的敵國，也就不足稱爲外交。若漢之於匈奴，宋明之於蒙滿，也可不必納入外交的範疇，因爲他們都是文化低劣的民族，不是中國的根本之患。中國在這種偉大的孤立下，雖經過兩度亡國，而仍保持其存在，反而把強梁的異族征服了。這自然是我們民族的光榮史，其實也是我們的不幸，因爲我們外交病根就種在這悠久的孤立的歷史背景上。

中國因爲一向在孤立形式下生存着，四周民族又都是文化低劣，養成以一國爲天下的廣漠而空虛的觀念。孟子所謂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的兩句話，很可說明這種傳統觀念。在這種觀念下的國家行爲，便是領土觀念不充實，國際法知識缺乏，這也可說是中國外交病的先天病原。時人頗有從先秦政治史中找出國際法的痕跡的；但自秦始皇兼併一統之後，國際法的蹤影便不見了。

在近代以前，可以視爲外交的也有幾件事，那祇是中國外交的啟蒙。如第八世紀末唐玄奘的游印度，繙譯千餘卷佛經，得來些佛教文化，第十三世紀末馬可勃羅的來華，輸送些海外文化，這是文化之交通，還算不得正式外交。在馬可勃羅東來的同時，還有忽必烈的西征歐洲，但也祇是武力的馳騁，斬虜而還，既不會擴張了領土，也不會帶回什麼國際意識，僅賸下流風遺烈供後人憑弔而已。中國與日本的交通，已有兩千年的歷史，但日本對中國具有完全敵體的資格，是近百年的事，在此以前也不過是嚮化中國文化的夷狄之一種耳。所以嚴格說來，這都不算是外交。

中國的正式外交，是自尼布楚交涉始，中國的外交病也自此始。

中國的外交病患了二百多年，我們爲診斷便利起見，可以把牠分成六個時期：（一）由尼布楚交涉到庚子事變是懵懂顛預時期，（二）由庚子事變至滿清之亡是驚悸怯懦時期，（三）自辛亥革命至歐戰結束是爛污時期，（四）自華盛頓會議至北閥末路是睡眠時期，（五）自國民黨北伐至九一八事件是虛熱時期，（六）九一八以後是××時期。肺病到了第三期便會死人，這個外交病已到第六期，我們國家的命運究將如何呢？

第一 懵懂顛預時期

語云「兼弱攻昧」，這一時期的外交病，初害在「昧」，繼而至於「昧」而且「弱」。尼布楚條約訂於康熙二十八年（公曆一六八九年），那次交涉始終由康熙帝主持，在中國方面說，實是光榮的勝利。我們事後來看牠的病象，是在訂約之

前，尤其在訂約之後。訂約以前的雅克薩爭奪戰，中國兵迭次燬城而還，而不知駐兵屯墾，所以俄兵屢次去而復返，可見中國領土觀念的薄弱。訂約之後，中國樹立界碑，但並未會同俄國，在額爾必齊河畔的碑上，匠人竟把「興安嶺以北屬俄國」誤刊爲「興安嶺以南屬俄國」。並且有幾個界碑實非立在邊界上。後據俄國科學家米丁多甫調查，中國所立的界碑，最北的不在外興安的山峯，而在急流河與精奇里河合流之處，最東北的不在外興安與烏特河之間，而在烏特河及土格爾之間。中國自動的放棄了二萬三千方英里的土地，這是怎樣的懵懂！（註一）

以後一百多年沒有大事，祇是保持着鎖國政策，拒絕通商，與外國使臣爭跪拜禮而已。至道光年間的鴉片戰爭，真正的癥結祇在通商問題。這時世界交通廣闊，歐洲各國已在熱烈競爭殖民地，中國缺少國際知識，還逆着潮流拒絕東漸。林則徐在當時是比較懂「洋務」的，但畢竟知道的太少，而又固執自信。鴉片戰爭之役，林則徐與琦善同是失敗者，但一般的輿論總是左徐而右琦善，彷彿林則徐是岳飛，

琦善是秦檜。我們現在對這個問題不能這樣簡單認識了。從近幾年所發現的新史料上，使我們知道琦善是比較能知彼知己的，他的外交手腕也是比較可以使國家少受損失的。但是他那一點理智如何抵得住由皇帝以至百姓的虛僞之氣？結果沿海敗績，訂了南京城下之盟。中國的門戶是給英國打開了，但絕未將懵懂顛預的病去掉，繼起的廣東督撫徐廣縉葉名琛，依然是強硬虛僞。徐廣縉繼承了林則徐的精神，以爲「人心可用」；葉名琛便是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主義者。由此演盪而成爲英法聯軍，皇帝出亡，首都淪陷，所爭者仍祇是一個通商問題。從此中國由昧而弱，稍微得了些教訓的同治維新，也脆弱淺薄得可憐，並未曾給這個懵懂顛預病打開轉機。

在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的霍亂病中，還連帶害了一場虛脫病，這場病並不比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的損失小，或者還大。不過因爲病得馬虎，一般的感覺也就很麻木。這便是中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。這事很可笑。俄國當克里米戰爭

時，聲稱假道，便將軍隊開入黑龍江，當時因為太平天國鬧得正厲害，東北兵備很是空虛，咸豐帝的對俄政策不能強硬，祇教黑龍江將軍等密為防範不可張皇而已。頂到咸豐八年（一八五八年），俄國已佈置就緒，稍用虛聲恫嚇，奕山就簽了璦琿條約。這個條約的損失非常嚴重，中國把外興安以南黑龍江以北，完全割讓俄國，烏蘇里以東的土地，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線及海參崴海口，劃歸中俄共管。同年的天津條約，桂良又把共管之地完全出讓。這樣的外交，好像出了一陣虛汗，便送掉比現在東三省還多些的領土。頂到北京明白這損失之大想圖補救的時候，英法聯軍問題發生，俄國賣了個空人情，罵罵英國人，說俄國是中國的朋友，假做調停英法，又簽了咸豐十年的北京條約。俄國得了東北疆土之外，又得了通商的權利。英法兩國為爭修約通商，擾攘三年，興動兵戈，纔能達到目的，俄國却未費一槍一刀，得到比英法兩國還大的領土。可見英法之笨，俄國之巧，中國之懵懂顛預！後來馬關議和時，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爭論割讓台灣，伊藤就引此事為例，說：「中國吉林黑

龍江一帶何以讓與俄國？」李以「中國前讓與俄之地，實係甌脫，荒寒實甚，人烟稀少」答之，這理由實在勉強得可笑。

此後的中國外交，轉入李鴻章時代，李氏也是缺乏國際知識的人，所以未能脫離懵懂顛預的窠臼。一個朝鮮問題纏了二十年，結果訴之甲午一戰。這個大問題的緊要癥結，便是中國缺乏國際法的知識。對於屬邦祇有一個朝貢稱臣的空洞觀念，日本找上門來辦交涉，總理衙門答以「中國不強預朝鮮政事」，日本遂直接與朝鮮訂了江華條約，認朝鮮爲「自主之邦」，光緒十一年的天津條約又承認中日兩國對朝鮮有同等出兵權，甲午之戰，就這樣懵懂的造成了。

甲午一戰，關係中國的命運很大，李鴻章未能把握住三國干涉的均衡局面，懵懂的投到俄國懷裏，一個中俄密約，打破了國際均衡，瓜分的局面就來了。德國占了膠州，俄國拿了旅大，英國得了威海，法國也檢了廣州灣的便宜。我們讀了威特的回顧錄(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)，便知我們的一代大外交家李鴻章，是怎

樣的愚蠢？其他碌碌之輩更不足論了。這個時期到甲午戰後本該結束了，而慈禧還憑着義和團又大顛預了一下，纔把這時期外交病發揮得淋漓盡致！

第二 驚悸怯懦時期

庚子事變之後，中國對外的心理大變，提及「毛子」，小兒不敢夜啼。外交局面完全陷入驚悸怯懦狀態，風吹草動，便要害怕，李鴻章便是如此被俄國逼死的。日俄在東三省大戰一回，中國坐觀成敗之後，對於日本便祇有予取予求了。中國這時怕事的情形，可拿安奉路改線交涉作代表。這事原是日俄無理要求，奉天督撫錫良程德全也頗斷斷與爭，日本一經以自由動工恫嚇，中國外務部便答應「儘可推誠熟商」了。同時錦愛路與諾克司計劃，原是中國欲借外資以打破日俄在東北的壟斷之局，俄日兩國均來恫嚇中國，日本的照會表示得更露骨，說：「貴國政府於決定辦法之先，務須商允敵國政府；如或漠視敵國之地位，不與商酌，遽行定議，則兩

國關係上惹起何等事故，殊難預料。」這與近年來日本常唱的「將予以斷然處置」，同一意味。

這時病象固陷於驚悸怯懦，神志却比較清明了。清廷對於東北的內政外交，曾有很多的努力。可惜這時日本的外交網已布置完成，徐世昌唐紹儀錫良程德全等最後掙扎失敗，革命一起，清廷便告終了。

第三 爛污時期

這個時期，是從辛亥革命開頭。這時的病象，不是懵懂，因為這時的活動人物已有國際知識，也不是驚悸，因為這時的活動人物頗有勇氣；牠的癥結是把外交的爛污手段用在內爭上，這是此期以前所未有的。

當一個國家在內政上發生重大革命的時候，天然的就是外交危難時期，若再夾雜些不純的動機，自更不問可知。民初的中國外交很為要緊，最值得我們研究，但

是暴露出來的史料還很少。據說民國政府成立之後，關於革命的檔案曾被銷燬，這是一種損失，此外袁家未曾發表專集，也未曾露出多少文獻，國民黨方面也很少具體史料。我曾經翻檢了「中山自傳」，「總理全集」，「鄒魯文存」，和馮自由著的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」等書，祇能得到一些模糊的印象，不能作具體的剖析，而外國方面的材料頗為不少，但沒有本國文獻的質證，運用外國的材料，尤其是日本的材料，多少總帶些危險性。

但以事實相印證，頗可看出孫袁兩派在外交上的競爭。外蒙古的獨立與西藏的自治，是俄英承認民國政府的代價，袁世凱以滿蒙五路換取日本的承認，這都是事實。俄國對於外蒙古的陰謀，蘇俄的「赤檔」已予披露，滿蒙五路換文我們也從日本方面見到。第十卷第四十二期國聞週報上有一篇「宮崎寅藏故宅記」，很可象徵國民黨與日本的關係。文末提到宮崎龍介發表「日支交涉二大祕話」一文，大意說，民國二年前臨時大總統孫文卸職到日漫游，曾與日本公爵桂太郎密議日本扶助

中國革命問題。(註二)這都是危險材料，我們不敢冒然相信。日本出版的「文書より觀る 隈重信侯」一書中，載有民國二年孫中山給大隈的一封信，似尙近理，開價已不算小。至於袁政府的手段，我曾在駐日使館檔案中發現兩條電報，知道北京政府爲取締國民黨在日本的活動，曾許給日本經濟交換利益。(註三)最著名的還是善後大借款。又英人 A. M. Pooley 所著 *Japan's Foreign Policies* 一書，對於民初的外交頗多紀述。在一〇四——一〇五頁載着一個有趣的怪文件，據說是孫中山與某日人 (Certain Japanese) 簽訂十五條密約，內容謂爲保障東亞和平起見，中日有聯合必要，但現在的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不能合作，所以由熱心和平的日本政治家及商人幫助中國革命。約定由寺尾大倉等供給款項武器，如何交款及如何運軍火，均有規定。這種怪文件，自然不能十分相信，祇可作爲參考。(註四)這時日本已對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，而又製造第三次革命，假使果有其事，頗爲不可思議。當時孫袁雙方互以「賣國」相詆，其實在主觀上都是愛國者，不過客觀的影

響有些不同而已！

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不久，帝制問題發生，引起以日本爲領袖的五國勸告。日本一方面援助反帝運動，一方面以更爛污的手段，玩弄宗社黨，作復清運動。這事在日本固然「下作」，實也是我們自取其辱！

其後段祺瑞當國，發生了有名的西原借款，借款逾二萬萬，大部無擔保品，流爲濫債，從這方面看，可說是勝田主計西原龜三等人的賣國；但中國拿到這許多錢，未幹正經事，結果大打內戰，演成濫污的悲劇，未免不成話了！（不過這時有參戰一役，單看字面，雖覺滑稽，在外交上却奠下一塊有力的基石，這是段氏之功，不可掩沒。）

第四 睡眠時期

歐戰結束後，巴黎和會未曾解決了中國問題，因爭國權而有五四運動，一般認

爲中華民族從此覺醒，而我們的外交却經這短時的掙扎，不久便沈沈的睡了大覺！

華盛頓會議的結果，中國間接從日本手裏拿回山東，並宣布二十一條要求第五號各條的放棄，又從列強口頭允許了加稅和收回法權，又實際的取消了客郵，並且簽訂了「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」的九國公約。這真是中國外交史上向所未有的勝利，大家除了當時的興奮，又覺得的確是「公理戰勝了強權」，中國有了國際聯盟與九國公約的兩重保障，再不怕強者的欺凌。好像吃了定心丸，也好像喝了安眠藥水，死心蹋地的睡了覺。

在這睡覺的時期，遂不聞國際理亂，一意埋頭於內戰，直至北方軍閥政權的死亡爲止。這一時期的安定狀態，完全是國際均勢的作用。這個遠東的國際均勢，自從庚子事變以後就存在着，在歐戰期中曾經短期失去，及至大戰結束，均勢復活，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具體化法律化。這種形勢對於中國是有利的。中國很可以在這種形勢下，祛舊病，養新肌，把身體弄硬朗些。誰知這位多病的先生，剛減少了外

力的攢襲，便患神經麻痺，又在睡眠狀態下五臟六腑打起仗來。這一點兒生機就這樣糟塌了，弄得身體越加羸弱，經不起風吹雨打了。這一場渴睡，雖經英國人在上海南京路刺了一針，祇是神經上受了一點刺激，却未曾醒。

第五 虛熱時期

這一時期與前一時期並無劃然的鴻溝，病人並沒有醒，不過在睡眠狀態中好像感了點風邪，又發起壯熱來，燒得面紅耳赤，四肢舞動，不細診察，還以為是病人恢復了健康，其實是更深刻了些的病態。這一時期以國民黨北伐起始，至九一八事變告終。陳友仁奉行着「打倒帝國主義」的標語政策，更兼鮑羅廷在背後弄小聰明，這個紙老虎的確頗為虎人。看民國十五年底，英國公使藍博森帶來的對華政策的十六條大綱，英國肯持那種開明態度，實象徵着中國外交黃金時代的到來。但是標語政策却看不起這種所謂好意，簡直未把英國人的小慇懃放在眼裏，它想要打倒一切

的帝國主義。十六年一月強硬的收回漢潯租界，英國乖乖的低了頭，標語政策居然有靈，便鼓着這股子虛熱之氣，到南京撒野，英美軍艦一開砲，紙老虎戳破，再不能虎人了。南京事件的意義很大，這件事結束了曇花一現外交的黃金時代，復開此後無窮的艱危。兩年前我在另一篇文章裏對此事曾作如下的論斷：

「……既失外人之同情，國民黨之紙老虎復爲戳破，自此外人對國民黨之運動，祇有憎惡輕侮而無所敬畏矣。綜此案之損失，不僅在中國生命財產之損失，及對外巨額之賠償，而中國革新運動之夭折，以及國民黨權威之掃地，胥兆於此。若此後之日本兩次出兵山東，構成濟案大釁，日人之敢予悍然不顧者，胥寧案爲之厲階。夫人必自侮，而後人侮之，國民黨於此已開今日國危民辱之漸矣……」（註五）

現在我還覺得這個論斷不錯。收回漢潯租界，使人作勝利的憧憬，國民黨外交的失敗，實自此始。我再引前面那篇文章的一段話以證之：

「自大體言之，收回漢潯租界，固爲國民黨外交之黃金時代，實伏未來之禍因。何以言之？蓋漢潯租界之收回，實得之於類似暴民運動之方式。因是使黨人誤認外人爲易與，暴民運動之有爲。迨南京攻下，暴民蠭起，以類似之方式襲擊各國領館，於是外國軍人不能復忍，而巨禍作矣。得之於徼倖者，必失之於徼倖。充徼倖之所至，禍變至於不測。漢案之所得，卽寧案之所失，忠於謀國者豈可輕事徼倖哉！」（註六）

在我們發壯熱的時候，日本却始終看清那是一股子虛熱，所以在英美宣布新對華政策之際，幣原雖唱了一段隨緣腔兒，表示他的較開明的對華政策，但南京事件爆發，日艦才會開砲，幣原被「軟弱外交」四字罪打下台去，於是田中出馬，大演武戲，兩次出兵山東，卒於十七年演成五三血劇，皇姑屯的炸彈又將張作霖送終。到這時標語政策的虛熱原該退燒了，但是打下北京西山祭靈的情緒的興奮，又把反省的機會溜過，所以這個病仍保持着相當的溫度，到現在我們還可以從標語的殘迹